詩經原始

大字米字一段深

不然前後皆平淡矣

寫結神挑要在此

然觀其氣象從容涵

取冠三百篇總唱也

丁之言指味自見

四句多少神乎中

篇首佳處全在首

巢鵲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吾不知王者諸侯之風何所分周召之辭何所屬且其時文王亦諸侯也安見其爲王者風乎關雎以前周公猶未生甘棠而後召公則已死以二南分屬二公其屬之生前乎抑歸之死後乎此鄭樵說陳陳相因朱傳不能正又從而和之無怪其來鄭氏之譏以爲尊序莫加朱矣夫天地元音原有其會文王雖有聖德非遭際消洽亦不能使里巷歌謠函元氣而諧正聲洋洋如是之盛也故詩至二南詩之盛極于天下無能爲繼此豈特房中樂哉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二章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三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四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五章

右關雎五章章四句[illegible]氏原[illegible]從鄭氏今仍之　小序以爲后妃之德集傳

一舉快足情意而又不涉於傳達所謂樂而不淫也

又謂宮人之咏大姒文王皆無確證詩中亦無一語及宮闈況文王大姒耶竊謂風者皆採自民間者也若君妃則以頌體為宜此詩蓋周邑之咏初昏者故以為房中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無不宜焉然非文王大姒之德之盛有以化民成俗使之咸歸於正則民間歌謠亦何從得此中正和平之音也耶聖人取之以冠三百篇首非獨以其為夫婦之始可以風天下而厚人倫也蓋將見周家發祥之兆未嘗不自宮闈始耳故讀是詩者以為咏文王大姒也可即以為文王大姒之德化及民而因以成此翔洽之風也亦無不可又何必定考其為誰氏作歟

【附錄】姚氏際恒曰小序謂后妃之德大序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因後字衍為此說則是以為后妃自咏以淑女指妾媵其不可通者四雎鳩雌雄和鳴有夫婦之象故託以起興今以妾媵為

其君雎鳩不可逑一也淑女君子的的妙對今以妾媵與君對不可逑二也逑仇同反之爲匹今以妾媵匹君不可逑三也常棣稱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今云琴瑟友正是大婦之義若以妾媵爲與君琴瑟友則僭亂以后妃爲與妾媵琴瑟友未聞后與妾媵可以琴瑟友者不可通四也夫婦人不妬則亦已矣豈有以已之坤位甘避他人而後謂之不妬乎此逑而不逆情之論也樂傍因其不可遊則以爲宮中之人作失謂王者之宮人耶淑女得否何類非哀樂之情謂文王之宮人聯諸侯娶妾推努從之未有求娶而先有妻媵者前人已多娶之說琴瑟友之亦非妾媵所敢與后妃言也並說不去于是乎僞子貢傳出以爲姒氏思淑女而作欲與然傳與而不知仍歸舊說也要之自小序有后妃之德一語大序因而附會爲不始之說以致後儒而說角立皆有難通而關雎咏淑女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知何在矣此詩只是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以見家耦之合初非偶然爲周家發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國風天下不必實指大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齊等篇實有文王大姒名也丞此說駁序傳可謂詳且明矣及其自詮詩旨則仍不離世子娶如之說夫世子爲誰妃又爲謂周宮中之微女君子孰有如大姒文王者是欲駁正前說而仍不能脫前人窠曰故備錄之以見古今說詩之難得通論也如此

[illegible]

關關 關關雌雄相應聲或云彼此相關是於中見意亦通

雎鳩 集傳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

淮關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
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
然也姚氏際恆曰毛傳云摯而有別夫曰摯猶見雎鳩食魚有
得睽之象然此但釋鳩之性習不必於正意有關舍也若云有
別則附曾矣孟于述契之教人倫曰夫婦有別此有別字所從
出豈必以夫婦字加於雎鳩上哉詩人偕物雜精安能擇一物
之行別者以比夫婦而後人又安知詩人之意果如是耶列女
傳四云雎鳩之鳥人未習見其乘於而匹鷖也尤附會夫謂之
有別鵒云不亂鷙之謂耳非異處之謂也今云求鸞見其乘居
匹處則非所以比夫婦亦大乖關關之旨矣故賜乘淑日不取
其摯取其別鷙子山日物之摯書不淫若然又不取其別取其
辭也其無定論如此大摯皆從傳之摯而有別而舍經之關關
以爲說也樂傳日言其相眞和樂而恭發亦若雖鳩之精摯而
有別也以和樂毘至字以恭敬貼有別字按下肉有求之與求
之不得二義此遂作成婦以後立論謂之和樂恭敬且引匡衡
蹤語而謂之摯說詩亦老大孟誤矣此亦因摯而有別一語長
轉失眞以至於此也案釋鳩性只集傳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
常竝遊而不相狎二語足匕而又必牽引毛傳及列女傳以致
姚氏肄論不休此謂詁案惡習也本不　集傳竊寔兩附之
足鍒然存之亦足見箋疏之多附會云寄竊竟穹氏際但且竊
寔字從六與箭窩等字同循後世言保関之意畜霖尤際賦云
炎室便箭以寄寔豁賓王詩云椒房寄實速金呈元稱詩云文

總窈窕妙猶緜昔是毛傳訓幽閒幽或有之閒則於窈窕何見乎窔窈窕字雖從穴然與便嫻等字對用則仍是閒關幽靜之意非窈窕即深閨也脫封閨閒以釋窈窕固不可即覓以窈窕為閒閑亦然可乎

淑善也

逑匹也

荇菜傳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紫葉亦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李氏樗曰荇菜是水有之莖花蓱似蓴可為猶

左右集傳或左或右言無方也

流集傳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嚴氏隊植且毛傳曰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若然以荇菜為共祭祀用故后妃及之則是直賦其邪何云興乎是說以采襯釋關雎突自毛為此說鄭氏執泥左右字附會為妾賤助而求之以實其大婦求淑女之說或不從其說者謂荇菜取喻其菜又謂喻非謂皆涉按荇菜只是承上雎物來亦河洲所有之物後即所見以起興耳不必求之過深毛傳云流求也未附流之訓求者且下即言求上亦不應作流也寤寐求之下繫接求之不得則此處正以荇菜喻其左右無方順水而流未即得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不從流之訓求是已取之二字則又係出參流即荇菜之隨水而流左右流言其左右皆流而無方也正以起下求之不得意至下章則采而得之未章則既得而熟為之詩人用字自有淺深次序井然寸後附左右字不過相承而下不可過泥若鄭說以左右為助義非唯不得詩之旨處即文義亦有所不通此處求之尚未必得何逢云事宗鄭箋即毛之訓流為求詩下文何不接云寤寐求

追敘葛之初生三句爲一截唐人多有此體
治爲絺綌成以至服之無斁述下污澣二章與首章而三

之流之不得而又明言求之不用流字則何以故說詩如此豈不可笑恐案謂講學家不可言詩考據家亦不可言詩郎此亦見一斑姚氏駁之當已惟謂荇菜非取其柔潔不過泳上雎鳩來以爲河洲所有之物而已則恐非詩人意也夫河洲所有之物亦多矣詩人何獨有取於荇菜耶且姚氏亦以此爲興而比矣使非柔且潔則何此之有此又好爲排擊古人者之過耳比

服猶懷也輾轉反側臥不安貌毛之熟而爲之也

韻讀 鳩今韻十一尤 洲 逑與鳩同本韻 流 求同本韻 得今韻十三職 服今韻一屋 側與叶韻 采今韻十賄 友今韻二十五有 叶韻 芼今韻二十號 樂今韻十九效 十通韻 後凡標韻者今韻亦不韻後凡標韻不重注

葛覃 因歸寧而致婦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一章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二章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三章

言字兩薄字兩害字寫得何等從容不迫的是大家閨範賢媛口吻

右葛覃三章章六句小序以爲后妃之本集傳遂以爲后妃所自作不知何所證據以致駁之者云后處深宮安得見葛之延於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間鳥鳴灌木景象乎然謂后縱勤勞豈必親手是刈是濩后即節儉亦不至歸寧猶服澣衣縱或有之亦屬矯强非情之正豈得爲一國母儀乎蓋此亦采之民間與關雎同爲房中樂前咏初昏此賦歸寧耳因歸寧而澣衣因澣衣而念絺綌因絺綌而溯葛之初生至于刈濩以見一物之成亦非易易而服之者敢有厭心哉縱至歸寧以見父母所服私衣亦不過澣濯舊物而已可見周家王業勤儉爲本以故民間婦道亦觀感成風聖人取之以次關雎亦欲爲萬世婦德立之範耳

集釋　葛朱傳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也施移也黃鳥鸝也陸氏璣曰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不應節趨時之鳥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也莫莫茂密也刈斬也濩煮也絺綌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師女師也毛氏萇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薄猶少也污朱傳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陸氏德明曰煩撋猶挼莎也王氏安石曰治污曰污澣濯也私衣朱傳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毛氏萇曰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姚氏際恆曰私服衣裳服非褻衣謂衣不可澣也害何也歸寧歸問父母安也

韻讀　谷一屋木同本韻二蕭隔句叶萋八齊喈九佳通韻亦隔句叶莫七遇濩同本韻綌十一陌斁同本韻斁又遇韻與上莫濩亦叶歸五微私四支衣五微通韻否二十五有母同本韻

卷耳　念行役而知婦情之篤也

因采卷耳而動懷人念故未盈筐而寘筐周行已有一往深情之概下三章皆從對面著筆歷想其勞苦之狀強自寬而念不能寬末乃極意摹寫有急管繁絃之意後世杜甫今夜鄜州月一首脫胎於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一章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二章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三章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四章

右卷耳四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志大序以為后妃求賢審官者因左傳引此詩謂楚子是乎能官人遂解周行為周之行列毛鄭依之歐陽氏始駁之云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責其說是矣然其自解則以后妃諷君子愛惜人才為言仍與舊說無異姚氏際恒既知其非而又無辭以解此詩乃目且當依左傳謂文王求賢官人以其道遠未至閔其在途勞瘁而作旋又疑執筐終近婦人事不敢直斷遂以首章為比體此皆左氏誤之也殊知古人說詩多斷章取義或於言外別有會心如

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及切磋夫子言繪事而子夏悟及禮後皆善於說詩爲夫子所許左氏解此詩亦言外別有會心耳豈可執爲詮據況周行可訓行列執筐終非男子求賢審官是何等事而乃以婦人執筐爲比耶惟集傳謂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下皆託言登山以望所懷之人差爲得之然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大義故又爲楊氏用修所駁曰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痡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意耳然仍泥定后妃則執筐遵路亦豈后妃事耶且維以不永懷維以不永傷者聊以自解之辭耳則酌彼金罍二語當

屬下說雖曰飲酒非婦人事然非杜康無以解憂不必以辭害意可也故愚謂此詩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苦之作聖人編之葛覃之後一以見女工之勤一以見婦情之篤同爲房中樂可以被諸管絃而歌之家庭之際者也如必以爲託辭則詩人借夫婦情以寫君臣朋友義也乃可不必執定后妃以爲言則求賢官人之意亦無不可通也

附錄 卷耳 毛氏萇曰苓耳也陸氏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鄭氏瑛曰亦名胡荽江東呼常枲朱子曰據本草即今爵耳 頃 欹也 筐 竹器 寘 舍也 周行 大道也魏氏際恒曰周行左傳作周之行列毛鄭依之嚴氏云詩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行列惟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帑于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大道大東撫傳則周行二字有兩義一爲列位一爲道而道又鹿鳴爲道美之道大東爲道路之道按嚴謂則行有二義一爲列位一爲

道猶近是蕭卷耳曰寘周行大東曰示周行用字原有別若謂道又一為道義之道一為道路之道則未然均為道路也解見周行按荀子解蔽篇曰頃筐易盈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以用心不可貳貳為言諸子引經取義不可据微氏劉氏並祖述之為解非也又推南子引此以為言難道世亦不可用行塞朱子亦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之道周行乃道義之道此周行窮以大道為是

陟 升也

崔嵬 巍氏際祖且崔嵬毛傳云土山之戴石者爾雅云石戴上相互則展以為皆不可通崔嵬字皆不從石安得謂之石戴土土鼓石耶按說文崔大高也嵬高不平也只言其高于義為當也

虺 許氏慎曰隤下隊也

罍 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

兕觥 以兕觥為爵也

砠 集傳曰石戴土日砠

瘏 馬病不能進也

痡 人病不能行也

卷耳 筐陽七人真十一行陽道韻 嵬灰十隤罍懷同部本韻 岡陽黃

月觥庚八傷陽通韻 砠魚七瘏痡吁同部本韻 按此詩除首句外句句用韻又一體也

三章只易六字而往復然咏想思之

樛木 祝所天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一章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

樂只君子。福履將之。二章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三章

右樛木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逮下大序遂衍爲無嫉妒之心集傳因之謂衆妾之頌后妃似矣然詩詞並無樂德意而何以見其無嫉妒心耶觀纍荒縈等字有纏綿依附之意如蔦蘿之施松柏似於夫婦爲近而僞傳又云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其說亦是總之君臣夫婦義本相通詩人亦不過藉夫婦情以喻君臣義其詞愈婉其情愈深即謂之實指文王亦奚不可而必歸諸衆妾作則固矣

集釋 樛木 木下曲曰樛 藟 葛類陸氏璣曰藟一名巨荒似燕薁亦延蔓生 纍 猶繫也 只 語助辭 福履 嚴氏粲曰動罔不吉謂之福履 綏 安也 荒 芘覆也 將 猶扶助也 縈 旋繞之周也 成 就也

詩只平說唯六字稍倂甚妍

標韻 纍四支 綏同本韻 荒七陽 將同本韻 縈八庚 成同本韻

螽斯 美多男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章一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章二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章三

右螽斯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子孫衆多大序因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集傳從之而微易其辭以螽斯爲不妒忌固有說然卽謂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亦屬擬議附會之詞且謂此詩爲衆妾所作則尤武斷無稽周家媵妾縱多賢淑安見其爲女學士耶當是之時子孫衆多莫若文王詩人美之固宜但其措詞亦僅借螽斯爲比未嘗顯頌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讀者細咏詩詞當能得諸言外

點綴國千古詞賦
香奩之祖
詩意若從實則
于歸後事如桃實
成實子而枝亦隨
見婦人皆有子也

[集傳] 螽斯 毛氏萇曰螽斯蚣蝑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顚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集傳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姚氏際恆曰螽斯之斯語辭猶鹿斯鷽斯也豳風斯螽動股則又以斯居上猶斯干斯稗也不可以螽斯二字爲名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謂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謂蝗爲一生百子皆不知何從數之而得此數耶爾指人集傳必以爲指螽斯亦不知何意如謂不便所后妃天保定爾爾臣爾君矣

詵詵和集貌 振振盛貌 薨薨羣飛 繩繩不絕貌 揖揖會聚也 蟄蟄多之意

[標韻] 詵眞十一 振同本韻 薨蒸十 繩同本韻 揖緝十四 蟄同本韻

桃夭　喜之子能宜室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章一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章二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章三

右桃夭三章章四句小序曰后妃之所致也大序因言不妒忌

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此亦本孟子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為言然必謂不妒忌者何哉夫后妃不妒忌豈待人言亦豈待煩言而後信哉卽使妬忌亦與小民昏姻何涉此皆迂論難通不足以發詩意也集傳此章專言文王之化自家而國其說近是然又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以證桃夭之時則又泥而鮮通桃夭不過取其色以喻之子且春華初茂卽芳齡正盛時耳故以為比非必謂桃夭時之子可盡于歸也偽傳又以為美后妃而作關雎美后妃矣而此又美后妃乎且呼后妃為之子恐詩人輕薄亦不至猥褻如此之甚耳蓋此亦咏新昏詩與關雎同為房中樂如後世催妝坐筵等詞特關雎從男求女一面說此從女歸男一面說互相掩映同為美俗而此

詩氣體稍輕故不得與關雎並次爲斯後別爲一樂可也然以如花勝玉之子而宜室宜家可謂德色雙美艷稱一時雖不知其所咏何人然亦非公侯世族賢淑名媛不足以當即謂之樂而不淫也可

【集釋】桃木名夭夭少好貌灼灼鮮明貌孔氏穎達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少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猶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猶此女少而色盛也歸婦人謂嫁曰歸宜和順之意宋氏晉曰之子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倡於上之子則效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蕢實之盛也宋氏道行曰凡華艷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蕡其實彼于歸者之有子似之蓁蓁葉盛貌

肅肅二字寫出兵容嚴肅之貌干城好仇腹心卽從上兩肅字看出落諸數語可賦上林兩獵兵[illegible]鬪氣

標韻 畢（六質）家（同本韻）實（四質）室（同本韻）蓁（十一眞）人（同本韻）

兔罝　美獵士爲王氣所特鍾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一章）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二章）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三章）

右兔罝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化不知武夫於后妃何與章章牽涉后妃此尤無理可厭集傳云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亦屬虛衍附會毫無徵實按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太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後儒如金仁山胡休仲多主是說以爲詠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呂望之類姚氏亦以爲然然則呂望閎夭太

顧諸公亦可謂之赳赳武夫耶夫擬人必於其倫呂望諸賢縱極野處亦斷不至與罝兔野人同乘赳赳之氣竊意此必羽林衛士扈蹕游獵英姿偉抱奇傑魁梧遥而望之無非公侯妙選識者於此有以知西伯興世之必昌如後世劉季赳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知為天子所在而嘆其從龍者之衆也詩人咏之亦以為王氣鍾毓特盛乎此耳不然周縱多才何至以罝兔野人為干城好仇腹心之寄哉

集釋 罝 罟也爾雅兔罟謂之罝李氏巡注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 丁丁 集傳丁丁椓杙聲也爾雅椓謂之杙李氏巡注杙謂橛也許氏桓且擊橛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赳赳 武毅 逵 九逵之道 好仇 仇與逑同匹也 腹心 同心同德可為心膂之助也

叶韻 罝 叶音嗟入六麻又叶卅遮入六魚 夫 七虞 通韻 臨何所謂之韻下做此 丁 叶九青 城 入八庚 通韻

逑四支如仇十一尤叶韻 林十二侵心同本韻

芣苢

拾菜謳歌欣仁風之和鬯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一章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二章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三章

一片元音眞無故實通篇只六字變換而婦女拾菜情景如畫新語

右芣苢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后妃之美大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皆因泥讀芣苢之過按毛傳云芣苢車前宜懷妊焉車前通利藥謂治產難或有之謂其樂有子則大謬姚氏際恒駁之謂車前非宜男草其說是矣然又無辭以解此詩豈以其無所指實殊知此詩之妙正在其無所指實而愈佳也夫佳詩不必盡皆徵實自鳴天籟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無限若實而

撥之興會索然矣讀者試平心靜氣涵泳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繡野風和日麗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若遠若近忽斷忽續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曠則此詩可不必細繹而自得其妙焉唐人竹枝柳枝櫂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咏歌即漢樂府江南曲一首魚戲蓮葉數語初讀之亦毫無意義然不害其為千古絕唱情眞景眞故也知乎此則可與論是詩之旨矣集傳云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其說不爲無見然必謂爲婦人自賦則臆斷矣蓋此詩即當時竹枝詞也詩人自咏其國風俗如此或作此以畀婦女輩俾自歌之互相娛樂亦未可知今世南方婦女登山採茶結

從喬木興起爲下刈薪張本

中間插入游女末忽拍開極離合縹緲之致

後二章刈楚刈蔞乃寫正面仍帶定游女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漢廣三章疊咏一

件謳歌猶有此遺風云

【集釋】芣苢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韓氏】嬰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注】生於兩旁者爲瞿【陸氏】璣曰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上生故曰車前當道也　掇拾也　捋取其子也　袺執其衽也　而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標韻】采十賄　有二十五有　叶韻　掇七曷　捋同　本韻　袺九屑　襭同　本韻

漢廣　江干樵唱驗德化之廣被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韓氏詩作思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章一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章二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章三

人所謂一唱
三嘆有遺音者矣

右漢廣三章章八句小序謂德廣所及大序因謂化行乎江漢
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集傳以下諸家莫不本此以爲江
漢游女非復前日可求以見文王之化之廣矣然翹翹錯薪數
語絕無著落豈庶衍哉夫錯薪非游嬉地刈楚亦於女子無關
乃不言采蘭贈勺而云擔柴刈草豈不大煞風景姚氏際恒謂
古者賓客至必共其芻薪以爲餼芻以秣馬是以游女爲賓
客矣既以游女爲賓客而又欲戲而求之豈禮也哉下文忽又
謂其女子自有夫彼將刈楚刈蔞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猶
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前後兩說自相矛盾尤不可解唯歐
陽氏說雖爲執鞭所欣慕之意差爲近之然刈楚刈蔞亦無謂
以爲之說殊知此詩即爲刈楚刈蔞而作所謂樵唱是也近世

楚粤滇黔間樵子入山多唱山謌響應林谷蓋勞者善歌所以忘勞耳其詞大抵男女相贈答私心愛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禮自持者文在雅俗之間而音節則自然天籟也當其佳處往往入神有學士大夫所不能及者愚意此詩亦必當時詩人歌以付樵故首章先言喬木起興爲採樵地次即言刈楚爲題正面三章言刈蔞乃採薪餘事中間帶言游女則不過借以抒懷聊寫幽思自適其意云爾終篇忽疊咏江漢覺烟水茫茫浩渺無際廣不可泳長更無方唯有徘徊瞻望長歌浩歎而已故取之以況游女不可求之意也可即以之比文王德廣洋洋也亦無不可總之詩人之詩言外別有會心不可以迹相求然則太史取之抑又何哉蓋國風多里巷詞況此山謳猶能以禮

自持則尤見周家德化所及凡有血氣莫不發情止義所以爲貴也

【疏義】喬 高也 休息 孔氏穎達曰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 漢 集傳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輿表興元今陝西漢中府漢陽今湖廣漢陽府 泳 集傳潛行也 江 集傳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輿表永康軍今四川成都府灌縣 永 長也 方 桴也 翹翹 薪錯起不平貌 楚 荊屬 秣 飼也 蔞 蔞蒿也

【韻讀】休 十一尤 求 同本韻 廣 二十二養 方 七陽 叶韻 隔句叶 泳 二十四敬 永 二十三梗 叶韻 案二何意不相連而韻自叶或謂四句爲一部古韻則然今韻不然 楚 六語 馬 二十一馬 叶韻 蔞 七虞 駒 同本韻

汝墳 南國歸心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章一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不我棄寫出無限欣幸意　孔邇寫出無限愛思意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三章

右汝墳三章章四句小序謂道化行而不言其所以行之之故大序則以爲婦人作樂傳因之兼用小序謂汝旁之國先被文王之化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夫婦人喜其夫歸與文王之化何與婦人被文王之化而後思其夫豈不被化卽不思其夫耶如此說詩能無令人疑議大抵學究家說詩必先有一付寬大帽子壓倒衆人然後獨申已見故此詩本欲說婦人思夫而又覺無甚關係故先言文王之化以鄭重其辭然後說思夫以致上下文義不相連貫亦不之覺且婦人思夫苟無大過何至以不我遐棄爲欣幸耶縱使因是爲喜而王室如燬之言又

何自來於是復以家人慰解爲解以父母歸文王矣而又引嚴氏說更以父母爲巳之父母紛紛撰議原無定解唯何元子曰時蓋文王以脩職貢之故往來於商汝墳之人得見而喜之之說差近而姚氏以爲想像而得蓋其心尙無定識耳恐商辛無道王室久如焚燬天下臣民皇皇無定莫不欲得明主而事之矣及聞西伯發政施仁視民如傷莫不引領延佇若大旱之望雲霓所謂惄如調飢是也汝旁諸國去周尤近故首先嚮化歸心愈亟唯恐其棄予如遺耳一旦得睹君侯見其淵涵大度愛民若子實能容衆而不我棄乃知帝王自有眞也不覺欣欣然有喜色而羣相慰勞曰父老苦商久矣王室其如燬乎嗟我勞人賴如魴尾然亦將有所歸也何也以西伯近在咫尺不啻

如赤子之依父母耳此馬援所謂當今之時非但君之擇臣臣亦擇君也然而商政雖虐天命未改詩人不敢顯言故託爲婦人喜見其夫之詞曰王室曰父母則又情不自禁其辭且躍然紙上矣誰謂詩旨隱而不露哉

集說 遵 循也 汝 水名纂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宋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宋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 條 枚 纂傳枝曰條榦曰枚孔氏穎達曰大木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 惄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 調 纂傳調一作輖重也王氏安石曰調飢飢而又飢飢之甚也 肄 孔氏穎達曰肄餘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曰杞夏餘也是斬爲後生之肄 遐 遠也 魴 魚名陸氏璣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 赬 赤也孔氏穎達曰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 燬 焚也 孔 甚也 邇 近也

標韻 枝十支飢四支通韻　辨四真聚同本韻　燮四嫩逅同本韻

麟之趾　美公族龍種蓋非常人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章一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章二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章三

右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小序謂關雎之應關雎未必專咏文王麟趾則實美周家子姓族其何以云應也即使其應亦當應螽斯而不應麟趾何者以麟趾衆言子姓族非專咏文王子也頗何以螽斯不云應而麟趾則云應乎大序謂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麟何以有時其不通已爲歐陽氏蘇氏所譏即謂衰世公子亦殊謬戾夫既謂關雎化行則郅治時矣而何以云衰世耶集傳云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尤可怪分麟與趾

爲二物豈物性善而足或有不善乎天下父賢而子不肖者有之未有物善而足不善者且以麟比文王后妃以趾定角分配子姓族則下文于嗟麟兮之麟又將誰屬以爲美子姓族也則現以麟爲文王后妃矣以爲美文王后妃也而下文云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趾又明明以之比子姓族爲文王后妃之應矣一言而自相矛盾也如是豈尙能得意旨哉大凡詩家詠物一意而分數層體例然耳非謂麟趾必公子麟定必公姓麟角必公族也唯言子姓族則由親及疎言趾定角則自下而上至詩中大旨則姚氏際恆云蓋麟爲神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與比而歎美之耳杜詩云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可爲此詩下一注腳

夫文王爲開國聖主其子若孫即武王周公康叔聃當時同在振振公子中德雖未顯而稱字自與詩人窺之早有以卜其後之必昌故欲作詩以歎美其人而非神獸不足以相擬乃借麟爲比口中雖羨麟兮不置其實神注諸公子而不已也

【集釋】麟 集傳麟麕身牛尾毛蟲之長也歷氏塊曰麟色黃員蹄音中鍾呂行中規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趾 足也 振振 姚氏際恆曰振振起振與意毛傳訓仁厚慕欲附會麟趾不知振字豈是仁厚義乎且其以趾之故故訓振振爲仁厚然則定與角又何以無解乎毛傳于此訓振振爲仁厚于螽斯亦然是因此而遷就于彼也集傳則于此訓仁厚于螽斯訓盛貌又兩爲其說並可笑 定 額也孔氏穎達曰定或作顛釋音云的顛口顯顯亦額也 角 集傳麟一角角端有肉

【韻讀】趾四紙子同本韻 定二十五徑姓二十四敬通韻 角三覺族一屋通韻

麟十一眞然毛三 趾十字自叶韻

以上周南詩凡十有一篇
小序章章寧會后妃唯後廣該墳
及文王樂傳遷之以為首五詩皆
言后妃之從桃夭下則文王族齊國治之茨而天下亦斷
平焉未仍本序以為關雅之慮后妃亦不為無助如此是
周南諸詩皆為后如作直可日周頌矣而何以為風且可
日太姒頌矣又何以為周南夫日風則必里悲歌謠非朝
廷雅頌可知日國風則必一國之風非一家之俗又可見
今既篇篇歸美后妃仍復謂之周南豈不與命名發大相
左乎且文王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至于天下乎賤不謂
然何必牽引大學以釋風詩致使諷為理降旨被黎象不
得溫柔斂序旨而何以諷諷刺難耶夫于說詩曰興日觀
日對曰怨往往從言外以見慈非爭斃附會以求之也所
謂言者無縣關之者足以戒其慈亦可想已恩箋周南十
一篇皆周人自咏其國風唯鑫斯兎宜麟趾及公至溢盈
斯美后妃之多男兎宜害文于之游獵麟趾見公族之日
蠢要皆假物咏嘆未齊顯言稱頌所以為風也然既眾之
民諸而又兼咏君妃者何哉夫民有民俗國有國風兼收
並條得失斯見首六章皆咏婦德見風化趾自家遊也兎
宜游織茉岸都離漢廟熱明則郊外風焉至於汝坊兼及
境外見遠人罰化為天下歸心之漸麟趾則嘆美公族乃
發辨所自始拔以是為斜焉稱詩之慈大暑如此王其首
節優柔和順中正溫教得天地大和朔洽氣所以為與之

正唯漢賴氣體差濕而肆汝墳與中有怨與前後諸詩小
異卽訓爲正風之變也亦宜此亦天地自然元音不可強
而爲之
者也

詩經原始卷之一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

詩經原始卷之二目錄

國風二

召南十三首

小星　小臣行役自甘也

江有汜　商婦為夫所棄而無懟也

野有死麕　拒招隱也

何彼襛矣　諷王姬車服漸侈也

騶虞　獵不盡殺也

詩經原始卷之二

寶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二

召南

召地名與周邑皆在岐山陽故南面地方最廣武王得天下後封旦於周創封奭於召以爲采邑周召二公之號由此起其所採民間歌謠有與公涉者有與公無涉者均謂之召南蓋皆召以南之詩故亦南之而已召與周近地同俗同故詩之音亦略同且先天下而被文王之化者又莫不同此所以與周南同爲國風之正而居三百之首者也若序謂南言化自北而南與集傳謂召公宣布於外其詩得之南國則謂之南者均不可從夫王者之化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何以獨行於南畿且文王時上有商王周召未得分封又何以有召公循行南國宣布於外之事天子在上諸侯擯使大夫宣政列國此何如臣而諸儒乃以誣文王耶

鵲巢　婚禮告廟詞也

其實只在首二語餘皆敷衍且笑小令刺不及關雎遠矣

二詩皆用昏詞爲首如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陰陽爲道所始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一章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二章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三章

右鵲巢三章章四句小序云夫人之德也大序衍爲國君積德累功以起家德如鳲鳩乃可配焉集傳更謂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三說均似可通然詩本詠昏姻而何以鳲鳩起興終無定解自序傳來說詩者無不以鵲巢鳩居況女居男室夫男女同類也鵲鳩異物也而何以爲配乎姚氏際恆最攻序傳力駁鵲巧鳩拙之說至舉其附會者四可謂痛切言之矣乃其自辨詩意又以爲言鵲鳩者以爲之興類況人之興類也其言巢居者況女之

居男室也則與詩說何異且謂以鳥之異類況人之異類乃女
縱不同雅而謂之異類可乎哉此不通之論也然則何以爲鵲
巢辨竊意鵲巢自喻他人成室耳鳩乃取譬新昏人也蓋新昏
者必治室所謂鳥革翬飛翬聯翩起無不極意爛煌以爲美觀
又況鳩拙營巢故以爲比鳩則性慈而多子曹之詩曰鳲鳩在
桑其子七兮凡娶婦者未有不祝其多男而又冀其肯堂肯構
也當時之人必有依人大厦以成昏者故詩人咏之後竟以爲
興要耳否則公族子姓寵遇天王得邀賜第爲子娶婦其內詩
人既羨其宮室之富又須其子婦之賢亦未可知然細咏詩詞
與關雎雖同賦初昏而旨迥別關雎似後世催妝花燭等詩
此則語近祝嗣古昏禮必告廟祝嘏樂章當有用者但無攷耳

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既有告則有文既有文卽有歌此亦禮之相因而致者愚故疑其爲告廟詞也

【附錄】

姚氏際恒曰鵲巢鳩居自傳序以來無不附會爲說失風人之旨大序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以爲均壹之德際乎一鳩耳有何德而且以知其爲均壹說此附會之一也毛傳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安見其不自爲巢而居成巢乎此附會之二也歐陽氏曰今人述詩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巢便以生子往往墜舊顧雛而死鵲作巢甚堅既生雛微飛則巢而去在於物理者有相來齒彼杏巢接其謂鳩性拙纏無拙且謂鳩性拙不能作巢者取紛女子然則可謂女性拙不能作狀乎女子從則配合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以性拙不能作家而樹男子之家也且男以有女方謂之有豈巢則作巢正宜婦女耳又謂在屋其間幾會見歸瓦間有鳩者又謂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夫樹上架枝此卽巢矣何謂不成巢乎又謂鳩生子墜窠別雛而死又謂鵲生雛鵲飛棄巢而去今皆未曾見此附會之三也子者山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鵲詩之病也若然是旣於道上見嫁女而又適見鳩居鵲巢因以爲與恐無此事其說名爲協說賦成固滯此附會之四也借舉其說之修世者數鵲其他雜說不能釋進按此詩之意其言鵲喻者

此三字[illegible]備矣
最緊之
末六字尤似[illegible]之此文法出貴之
[illegible]可謂[illegible]
非[illegible]

以為之興類況人之與類也其言與興者以物之相類況
女之居外室也其義止此不穿鑿不刺謬方可說詩一切紛紜
盡可掃卻矣（案此說取人甚佳亦
論未允已見前論說者可共參觀

〔集註〕鵲（鳥名性營巢而猶識吉凶）鳩（鳥名一名布穀爾雅云鳲鳩性一而慈鵲性一而孝）百兩（一車兩輪故謂之兩百舉成數言其多也）方（有之也）將（送也）盈（滿也）成（備成也）

〔協韻〕居（六魚）御（六御叶韻）方（七陽）將（同本韻）盈（八庚）成（同本韻）

采蘩　夫人親蠶事于公宮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一章）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二章）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三章）

右采蘩三章章四句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故毛鄭孔
三家皆主祭祀言集傳既從其說又疑為親蠶事並以采蘩公

宮等字以為祭祀用耳殊知蘩乃生蠶之物陸氏但云蒿屬而

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詩曰采蘩祁祁以生蠶也今浴蠶種尚用

蒿云且詩卒章曰薄言還歸亦非祭祀矣決曰祭則必有一番

敬謹以將事矣今曰僮僮豈禮也哉毛傳不得其解乃引祭義

曰反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讀者試咏還歸何夫豈陶陶遂遂之謂乎抑尚有愛敬無已之

心乎何曲為之說如是也案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

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

繭于夫人夫人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

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
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此詩正爲此賦也曰
采蘩者以生蠶也于沼于沚于澗之中者以近川也曰事者蠶
事也曰宮者蠶室也曰公者公桑也曰夙夜者猶言朝夕以供
蠶事也曰被者首飾也曰僮僮者僕婦衆多也曰祁祁者歸婦
如歸也蓋蠶事方興之始三宮夫人世婦皆入于室其僕婦衆
多蠶婦尤盛僮僮然朝夕往來以供蠶事不辨其人但見首飾
之招搖往還而已蠶事既卒而後三宮夫人世婦又皆各言還
歸其僕婦衆多蠶婦亦盛祁祁然舒容緩步徐徐而歸亦不辨
其人但見首飾之簇擁如雲而已此蠶事始終景象如此讀者
可無疑義已召地去周未遠故風俗略同周有葛覃召亦有采

此讀如續

山秋雨采蕨時會
人思念自切本意

蠶絲之盛系為本女工是重綱紀如此流澤可知矣乎此周之所以王且久也後世有天下國家資者其尚以此為法乎哉

[蘩] 蘩 白蒿也陸氏璣曰凡艾白色為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 沼 池也 事 祭也 澗 山夾水曰澗 被 案傳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僮僮 集傳訓竦敬無攷姚氏亦不能詳案僮從人蓋僮僮之僮曰僮僮者僮婦眾多之貌耳 夙 早也 夜 夕也猶言朝夕也 公 公也 祁祁 詩祁祁如眾多貌

[韻] 沚 紙四 事 寘四 通韻 中 東一 宮 同 本韻 僮 東 公 同 本韻 祁 五微 歸 同 本韻

草蟲 思君念切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

未見如想及既見時想此透過一層法也

既覯止我心則說二章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三章

右草蟲三章章七句小序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集傳以爲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集傳不過采相小序則節外生枝糾纏詩詞何嘗有以禮自防意即一婦思夫而必牽及文王之化者何哉至有謂其惟恐爲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自警無論草蟲至微非自警之物即其夫偶一在外而妻遂幾幾乎不自保其爲淫俗所染此尚成婦道耶姚氏謂前輩說詩至此真堪一唾未免過激然亦未爲過也其餘紛紛異說尚多有謂其爲未嫁之女言者有謂其爲既嫁之婦言者亦有謂其爲方嫁在途而言者更

無足道此豈詩人託男女情以爲君臣念耳始因秋蟲以寄恨繼歷春景而憂思既未能見則更設爲既見情形以自慰其幽思無已之心此皆言情作也然皆虛想非眞實觀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螻蛄夕鳴悲明月何皎皎等篇皆是此意夫臣子思君未可顯言故每假思婦情以寓其忠君愛國意使讀者自得其意於言外則情以愈曲而愈深詞以益隱而益顯然後世之人從而歌咏之亦不覺其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自生乃所以爲詩之至也孔子云詩可以興者非是之謂歟不然彼婦自思其夫縱極工妙何足爲風詩之正耶

【集釋】喓喓聲也　草蟲集傳草蟲蝗屬奇音青色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好在茅草中　趯趯躍貌　阜螽蠜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

祭品及所采之物
治祭品及所治之
奠處及主祭之人
朴次非然行條不宗

螽子陸氏佃曰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 忡忡衝衝衝也

覯遇也 降下也 蕨陸氏璣曰周秦曰蕨齊魯曰虌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 薇巢傳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陸氏璣曰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氏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也 夷平也

標韻 蟲一東 螽忡同通 降三江 叶韻 蕨六月 惙九屑 說同 通韻 薇五微 悲 夷四支 同 通韻

采蘋、女將嫁而教之以告於其先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一章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二章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章

右采蘋三章章四句小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於是傳說皆因

之若未嘗讀季女句者夫既謂之季女則明明是未嫁少女而乃以爲大夫妻者何哉序傳於周南則章章率合后妃於召南則章章率合諸侯夫人及大夫妻皆有意分屬二南於王者諸侯之說誤之遂不顧其詞之自戾也如是何元子則又謂其美邑姜也於是訓有齊之齊爲齊國之齊又引左傳季蘭爲邑姜之名以實之尤爲穿鑿臆斷均不可從唯毛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者得之鄭氏亦引禮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公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二說極爲明晰可無疑義而陸則更謂此詩非脉祀事乃教女者告廟之詞覘其歷敘祭品祭器祭地祭人

毛氏鳳枝曰案湘韓詩作鬺鬺爲本字湘爲同音假借字韓詩爲今文毛詩多古文古文多假借也

循序有法質實無文與鵲巢異曲同工蓋鵲巢爲壻家告廟詞此特女家祭先文耳衆論紛紛可無煩羅喙其間已

集釋

蘋 萍也嚴氏粲曰本草水蘋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蘋可茹而萍不可茹不可茹豈可以供祭祀乎

濱 厓也

藻 陸氏璣曰藻水草也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好聚生謂之聚藻二者皆可食

行潦 流潦

筐筥 皆竹器方曰筐圓曰筥

湘 集傳湘烹也粗熟而淹以爲菹也姚氏際恒曰湘韓詩作鬺鬺烹也似宜從韓不然湘之謂烹恐未允

錡釜 集傳錡釜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孔氏穎達曰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陸氏德明曰錡三足釜

宗室 集傳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

牖下 集傳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姚氏際恒曰禮正祭在奧而此云牖下案士婚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此指醮婦之禮其婦饋舅姑亦將于北牖下若然父家嫁女之祭亦在牖下可知又云集傳謂牖下爲室西南隅尤錯既曰室西南隅豈牖下乎牖豈在室西南隅乎古人之室戶牖並列故爾雅云戶牖之間謂之扆扆在戶西牖東也李氏如圭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楣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爲之室又戶東

他詩鍊字一層深一層此詩一層輕一層然以輕而愈見其珍重耳

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

標韻 蘋（真十一）濱（同本韻）藻（皓十九）潦（同本韻）筥（語六）釜（麌七）下（十二馬一）女（語）叶韻

甘棠 思召伯也

蔽芾甘棠（此句重）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一章）蔽芾甘棠（此句輕）勿翦勿敗召伯所憩（二章）蔽芾甘棠（此僅見物）勿翦勿拜召伯所說（三章）

右甘棠三章章三句集傳謂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夫召伯循行南國已在武王時非布文王政也其所稅駕而盲憩止者何止甘棠一樹人縱愛惜亦不勝其保護而愛惜之矣韓氏嬰又謂召伯出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閒而聽斷焉百姓大悅劉氏

向所云亦畧同均不知為政大體也召伯既為天子大臣而臨民治事必有公室豈可出而就民於田隴之間以博一時愛民勤政之譽則其偽亦甚矣安在其能久而不忘哉愚謂召伯之政其浹洽人心深入肌髓者固非一時一事而人之所以珍重愛惜而獨不忍傷此甘棠樹者必其當日勸農教稼或親力溝洫時嘗出而憩止其下其後農享其利人樂其庥無忘召伯而不得見唯此樹尚幢幢然繁陰茂葉葱蒨如故故不覺視樹思人以為此召伯嘗憩止處也而忍伐而敗之哉不唯不忍伐而敗之即一屈抑之亦有所不忍則其德之感人為何如耶夫民之不忍忘召伯者一樹尚且如是則其他更可知已詩人咏之亦即小以見大耳君子觀於此其平日學道愛人之心尚不能

借行露比起已將迫婚逼謂意寫足以下乘勢翻入筆不懈了

物然而興者皆情也哉

集釋 蔽芾芾茂盛蔽芾可蔽風日也甘棠陸氏璣曰甘棠今棠梨也陸氏佃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甘棠赤似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翦翦其枝巢也伐伐其條幹也伯鄭氏中行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也茇蒲末茇草舍也羅氏中行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敗折也憩休息也拜屈也羅氏上巧口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嚴氏粲曰拔其枝以至地也說舍也王氏質曰說或爲稅止詩稅意多通用說字

考證 伐卄六茇韻七通韻 敗卄十憩韻八通韻 拜卄十說韻通韻

行露 貧士卻昏以遠嫌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一章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二章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此詩敘字上二女音本字從

三章

右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自大序以强暴侵陵貞女爲言說詩者莫不遵而從之余嘗反覆詩詞而不得其解不敢隨聲以附和何也大畧解此詩者多謂室家不足一語爲辭案傳先云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以絕其人後又云汝雖能致我於訟而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是所爭者室家之禮耳意蓋本康成媒妁之言不和及毛氏昏禮財帛不過五兩之意以爲禮也果爾則求爲室家之禮亦易備使其既備而且足不必問其人之爲强暴與否女亦將屈而從之乎亦尚有所擇乎姚氏際恒亦云此當是女既許嫁而見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因不肯往以見此女之賢是又本劉向列女傳中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女以爲

輕禮違制不可以行而致於訟女終持義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舉而揚之之說也夫昏嫁稱家有無此女果賢雖寄廡賃舂之士亦當卸裝飾著布裙操作而前以相從茲乃以室家不足故反生悔心致興獄訟而猶謂之爲賢吾不知其賢果安在也說詩至此豈獨爲高叟之誚已乎章氏潢云行露首章似爲比體君子敬慎避禍而禍猶不免故下二章雖遭獄訟猶守正不從人以守正屬君子不屬貞女其言尙爲有見然亦只泛言其有慎刑遠禍之心而其所以不能免禍之故則未嘗明然細繹詩意雖不敢妄有臆斷而其中委曲致禍之由似可得言者大抵三代盛時賢人君子守正不阿而食貧自甘不敢妄冀非禮當時必有勢家巨族以女强妻貧士或前已許字於人中

復自悔另圖別嫁者士既以禮自守豈肯違制相從則不免有
速訟相迫之事故作此詩以見志首章借行露爲比懼其沾汚
而辱吾身也後二章則直明已志以絕之然立志雖嚴而詞實
婉云雀本無角尙穿我屋鼠本無牙尙穿我墉人之自防可不
慎哉此女果賢而尙無夫家也何配不可擇而必速我以獄乎
今既欲速我獄是明明以獄訟懼我耳我豈以獄訟是懼哉雀
無角而穿屋不謂之有角不得也女無家而速訟不謂之有家
者誰其信哉似此非禮相迫雖速之訟其能違禮以相從乎必
不然矣然女之有家與否吾不可知而吾之終不可以相從者
則以吾家素貧不足與豪富爲禮耳此詩人微意也太史取之
以士處貧困而能以禮自持不爲財色所誘不爲刑法所攝足

學對　三章甚還孤詠有意入然改歟度之近

以風天下而風後世非俗之至美者歟此召南所以繼周風而爲十三國之首也

【字義】厭浥（濕意）行露（道露也）家（室家也）速（召致也）獄（孔氏穎達曰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牙（牡齒也褚氏時曰鼠無牙陸氏佃曰鼠有齒而無牙嚴氏粲曰牡齒謂之大者）墉（牆也）

【韻讀】露（七遇）露（同）二字自爲韻　角（三覺）屋（一屋）獄（二沃）足（同）通韻　牙（六麻）家（同）本韻（叶隔句）墉（二冬）訟（二宋）從（二冬）叶韻（叶隔句）

羔羊　美召伯儉而能入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一章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二章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三章

右羔羊三章章四句小序以鵲巢之功致不知何所取意大序以爲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服羔羊則德如羔羊服狐貉不將如狐貉乎且羔羊亦何節儉正直之有爲之解者曰羊性柔順逆來不逆象士之難進易退以爲正直夫以倒退倔強之性爲正直固大可笑而節儉二字仍無着落則其附會無理可知而集傳乃承而用之者何哉姚氏際恒曰此篇美大夫之詩詩人適見其服羔裘而退食卽其服飾步履之間以嘆美之而大夫之賢不益一字自可於言外想見此風人之妙致也其解委蛇委蛇之神別有會心較之諸家似覺圓通然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究竟無說以釋其義夫詩人措詞必有指實斷非虛衍毛氏萇曰紽數也古者數絲以英裘不

失其制意謂羔裘以黑素絲英紘取其分明爲不失制試問羔裘露縫豈尚成裘凡製衣以無縫爲妙況羔裘純黑尤不宜露縫所謂裁縫滅盡針線迹是也茲乃以素絲英裘成何制度耳可噱也愚意序言節儉二字必有所本特不能言其所以然且又雜以正直字並謂德如羔羊遂不成語家郝氏敬曰織素絲爲組拚其縫際曰紽毛氏又曰緎縫也胡氏一桂曰合二爲一謂之總然則紽也緎也總也皆紘之之謂也羔裘本當日常制諸侯視朝之服大夫朝服亦用之唯綴飾與君異使凡在位者皆羔裘而皆委蛇以退食亦何足異亦何足見其爲賢哉蓋此詩所咏必有其人在非泛然也觀五紽五緎五總之言明是一裘而五縫之矣夫一裘而五縫之仍不肯棄非節儉何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人稱儉德載在禮經其是之謂乎至於委蛇委蛇則雍容自得之貌使服五緎之裘而無雍容自得之貌無以見其德之美使服五緎之裘雖有雍容之貌而不於自公退食之地見之且恒見之亦無以見其德之純茲則廷臣初見其服如是其貌如是繼見其服如是其貌亦如是久見之其服與貌仍無不如是無所矜亦無所掩不矯强亦不虛飾但覺其舒容安度而自有餘裕焉此雖外儀乎內德積焉矣此雖末節乎全德見焉矣夫非道純德備而臻乎自然境者不足以語此吾故謂必有其人在也其召公之謂歟其召公之謂歟詩人所以一再咏之不已也

【集說】羔羊（小曰羔大曰羊）革（皮也）緎（皮縫界也）總（合眾皮為一也）

補韻　皮支四　紽歌五　蛇它支　叶韻　革陌十　緎職十三　食同　通韻　縫冬二

總東一　公同　通韻

殷其靁　諷衆士以歸周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一章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二章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三章

丁厲引所引淮衆四如闇其聲如雷天人

右殷其靁三章章六句小序謂勸以義大序乃以為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集傳因之而更為說曰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姚氏駁云按詩歸哉歸哉是望其歸之辭絶不見有勸以義之意且冀其歸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義難以合併其為支辭飾說無疑集傳之云

美其德者以振振字訓信厚也姚氏又駁之曰振爲振起振興

意亦爲衆盛意若衆盛則婦人無思衆盛之夫之理故毛傳集

傳皆訓信厚於是後人反其思夫者以爲臣之從君爲僞傳曰

召公宣布文王之命諸侯歸焉僞說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

周廟僞傳以振振君子指文王猶如所言振作振起意也僞說

以振振爲衆多貌指衆君子其于振振固皆可通然于何斯違

斯二句何其意蓋謂何斯違斯句似婦人思夫之辭振振乃衆

盛意于思夫又不倫故不敢直斷以爲義當闕疑嗟嗟此姚氏

泥解二句爲思夫辭耳嘗讀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所謂盍歸

乎來者非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意乎所謂振振君子者非聞文王作羣起而振興之士乎曰歸哉歸哉者則相招而來歸者之辭也然則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之側之下者抑又何說蓋靁霆所以喻號令也文王發政施仁其號令由近而遠猶靁霆發聲自高而下所謂南山者岐周地近終南故舉以爲況耳當時文王政令方新天下聞聲嚮慕有似靁發殷殷豩蟄啓戶故詩人借以起興而其振興起舞之意則有不勝其來歸恐後之心焉僞傳與說雖非古訓頗有所見特以歸哉屬諸侯及受命于克商後則非蓋此詩必爲伯夷太公輩作耳觀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意是避難來歸之辭非諸侯口吻然亦近似而幾矣不得以其僞傳而少之也

【叶韻】殷殷（音隱雷聲）何斯（斯此事也）違斯（斯此地也）遑（暇也）振振（興起也又衆盛貌）

【叶韻】靁（十灰）哉（同本韻）（音尾叶何）陽（七陽）遑（同本韻）側（十三職）息（同本韻）

下（二十一馬）處（六語）叶韻

摽有梅　諷君相求賢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章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二章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三章

右摽有梅三章章四句小序謂男女及時也毛鄭以下諸家莫不本之然猶不過曰女求男恐其嫁不及時已耳及集傳則甚而言之曰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夫女嫁縱不及時而何至有强暴之辱乎女嫁縱欲及時亦何至迫不能待乎以迫不能待之女而猶謂其能以貞信自守若吾不信也且强暴

之辱貞女恐非大無道之世而又遇極兇暴之人斷不至是曾謂文王化行俗美之世而猶煩貞女之亟亟自慮如是耶此必無事也亦嘗細玩此詩不類男女詞者有三咏昏姻不曰桃而曰梅不曰華而曰實比興殊多不倫一也求壻不曰吉士而曰我庶士加我字於庶士之上尤爲褻匿可醜二也亟亟難待至於先通媒妁以自爲情近私奔三也然此猶就其詞氣言之而其大不合者則以女求男爲有乖乎陰陽之義者也然則詩意云何姚氏際恒云此篇乃卿大夫爲君求庶士之詩也章氏潢亦云或者詩人傷賢哲之凋謝故寓言摽梅使求賢者及時延訪之耳二說庶幾得之何者鹽梅和羹皆之喻賢也非摽梅之謂乎碩果不食易之象剝也非其實七其實三之謂乎庶常吉

士則周官衆職之稱故曰求士而又曰我庶士親之乃所以近之耳枚卜卜吉左氏卜吉之辭今旣迨吉豈不可擇而用之至於今兮謂之則又欲其及時而延訪之矣蓋商周之際劍後之秋也山林隱遯借肥遯以韜光者固自不少然求其賢如太公伯夷太顛閎夭散宜生輩亦難數數覯又況幾經喪亂幾經沉淪其能久而自存不至爲時所摽落如碩果之不食者豈可多得乎哉若不及早旁求而延訪之則題梅和羹之士日漸剝落有老死巖阿以至於盡焉耳雖然士之遇與不遇亦何足慮而特如需材孔亟之世也何哉詩人有念於此故作詩以諷當時在位使勿再事優游而有遺珠之憾云爾

【註解】摽 落也 梅 木名也 迨 及也 今 今日也 塈 取也 謂 諮訪之意

標韻　七（四質）吉（同）本韻　三（十三覃）今（十二侵）通韻　塈（五未）謂（同）本韻

小星　小臣行役自甘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一章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二章

右小星二章章五句小序以爲惠及下也大序謂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集傳亦謹守其說而不敢背然詩中詞意唯衾裯句近閨閫餘皆不類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且即使此句爲閨閫脉亦背襆移枕就人之意豈深宮進御於君之象哉姚氏際恒解此詩引章俊卿之言以爲小臣行役作因推廣其意云山川原隰之間仰頭見星東西歷歷可指所謂戴星而行也抱衾裯云者猶後人言襆被之謂

致命不同則較我從事獨賢稍爲渾厚者謂衆妾則是乃其常分安見爲后妃之惠及妾媵乎然而詩旨原自分明無如諸公之錯會其解者何哉夫肅肅宵征者遣行不遑繼之以夜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命之不同則大小臣工之不一而朝野勞逸之懸殊也旣知命不同而仍克盡其心各安其分不敢有怨天心不敢有怨王事此何如識議乎藉非文王平日用人無方使之各盡所長烏能令趨承奉公之士勤勞而無怨猶漢諸葛武侯亦稱得人嘗罷李平廢廖立爲民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平聞之亦發憤死度後人之不能復用已也嗟嗟用人而苟得其平則雖廢棄終身猶不敢怨況于役乎此詩雖以命自委而術分自安毫無怨懟詞不失敦厚遺旨故可風也

【集釋】嘒微貌　三五衆集傳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　征行也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毛氏曰參伐也昴留也孔氏穎達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演孔圖云參以斬伐故言參伐也昴六星昴之為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　衾被也　禂禪被也

【標韻】東東一　公　同同並本韻　昴十一尤姚氏際恒曰毛傳云昴留也疏引元命苞云昴之為言宿也史律書云北至于留索隱云留即昴則此宿音留按段氏音韻攷亦同從之　禂　猶同並本韻

江有汜　商婦為夫所棄而無懟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一章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二章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三章

右江有汜三章章五句序謂媵不以媵備數媵無怨嫡亦自悔是則然矣然如嘯歌何何哉蓋嫡之待媵後悔容或有之若處

亦爲情慟唯處而樂樂而至於嘯且歌恐非始婦待妾意且獻

者悲歎之辭非和樂意也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王風條其歗矣

皆借悲歌以發鬱積氣又安見其爲融融意哉唯潛氏霞曰歗

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過勞也已乃實

釋曰人嘗自悔且有以處我歗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以

前二章作或然之想以末一章寓無聊之心庶幾乎得之矣然

又安知非棄婦詞而必爲媵妾作耶諸儒之必爲媵妾作者他

無所據特泥說之子歸何作于歸解耳殊知妾婦稱夫亦曰之

子如有狐詩云之子無裳之子無帶之類不必定婦人而後稱

之然則歸也者還歸之歸非于歸之歸也又明矣此必江漢商

人遠歸梓里而棄其妾不以相從始則不以備數繼則不與偕

四句謝遇韻全用此韻押合正位仍是此以下皆押之之韻

行終且望其歸舍而不之過妾乃作此詩以自歎而自解耳否則詩人託言棄婦以寫其一生遭際淪落不偶之心亦未可知然婦女爲人所棄而仍不忍忘其夫猶幸其萬一自悔有以處我我且嘯歌以自遣則詩人忠厚之旨也與前小星篇同一命意而詞之激切則更過之嗚乎讀此詩者可以怨矣

【韻讀】汜江決復入爲汜爾雅曰凡小歧流復還本水者名汜 渚小洲也 沱江之別者

【叶韻】汜紙四以同悔賄十通韻 渚語六與處語本韻 沱歌五過歌同

本韻

野有死麕 拒招隱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一章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二章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三章

右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自來解此詩者不一其說以爲惡無禮者古序也以爲凶荒殺禮以死麕死鹿爲昏禮者毛鄭也以爲淫詩者季明德也以爲刺淫詩者歐陽氏也以爲貞女不爲強暴所汙者集傳也紛紛臆斷原無一定夫所謂惡無禮者即貞女不爲強暴所汙說也詩曰吉士傳曰強暴經與傳互相矛盾可乎哉女而懷春尙稱貞女天下有是貞女乎至其拒暴之詞則曰爾姑徐徐來勿感我帨勿吠我尨有何婉而愈何劫也而乃謂其爲凜然不可犯者誰其信耶若必謂爲淫詩與所謂刺淫之詩則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亦可謂爲失德女而有汙潔白之體乎姚氏際恆能知衆說之非而不能獨抒所見仍主山野爲昏之說王謂吉士爲赳赳武夫亦殊不倫

唯韓氏讚云野有死麕亦比體也詩人不過託言懷春之女以諷士之炫才求用而又欲人勿迫於己者差爲得之然謂懷春之女其色且如玉也吉士胡不誘之又誤解懷春如玉二語而爲一也夫曰懷春則其情近乎淫矣曰如玉則其德本無瑕矣語意各別斷斷不可相混故范氏處義曰女子之德潔白如玉不可犯以非禮白茅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同意則其識過韓氏遠矣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懷貞不肯出而用世故託言以謝當世求才之賢也意若曰惟野有死麕故白茅得以包之惟有女懷春故吉士得而誘之今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矣然白茅則純束也而誰其包之有女如玉質本無瑕也而誰能玷之爾吉士縱欲誘我我其能來爾以無誘哉亦

惟望爾入山招隱時姑徐徐以云來勿勞我衣冠勿引我吠尨不至使山中猿鶴共相驚訝也云爾吾亦將去此而他適矣此詩意極深而詞又甚婉故使讀者猝難領會愚因未敢自信能說詩者要之循章會意其大要亦不甚相遠也或又謂文武盛時何勞肥遯然巢由並生堯舜之世何害其爲堯舜即夷齊同避文武之朝又何害其爲文武安知孤竹二子外不更有名賢遺老高尚其志不肯出而食粟者哉天地之大何所不容聖德如天亦何所不容然正唯有此高人逸士而能容之乃所以成文武之世之大也

【音釋】檞 解也〔陸氏德明曰〕檞本亦作槲又作㰠也青州人謂之檞〔案〕檞有樸可合香故以起下樸樕意 樸樕 小木也〔孔氏穎達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 朏 曰洪名有有堅實謂 曰古者皮帛諸侯

以娛賓又小雅鹿鳴以安嘉賓者是嘉儀也故以况下女如玉 脫脫（舒緩貌） 感（動也） 帨（佩巾也） 尨（犬也）

標韻 麕（十一真） 春（同） 本韻（隔句） 包（三肴） 誘（二十五有） 叶韻 樕（屋） 鹿（同） 束

玉（二沃） 同 通韻 脫（七曷） 帨（八霽） 吠（十一隊） 轉韻

何彼襛矣　譏王姬車服漸侈也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一章）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二章）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三章）

右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姚氏際恆云此篇或謂平王指文王或謂即春秋時平王凡主一說者必堅其辭是此而非彼然按主春秋時平王說者為多亦可見人心之同然也齊氏灝亦云若必指為文王時非特不當作正義而太公尚未封齊則齊將

誰指乎又謂武王女文王孫不知邑姜乃武王元妃果以婁女而下嫁於太公之子乎此皆至明至顯無可疑者此論出則衆說紛紛可息喙矣然此詩果如集傳諸家所云美王姬之下嫁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而又能敬且和乎曰未也詩不云乎何彼穠矣是美其色之盛極也曷不肅雝是疑其德之有未稱耳有穠豔之色尤必有肅雝之意以將之然後德色雙美可以相慶今觀王姬下嫁其色之豔如桃如李何其如彼之盛乎而德雖未見第即所駕之車未見肅雝氣象彼王姬乎曷不肅肅雝雝以稱其如桃如李之穠豔而無所疵議乎當姬下嫁曰從旁觀者誰不因此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色相配年相若也及溯其乃祖若父婚嫁時車服非不甚盛而琴瑟鐘鼓之中不失猶窈

好逑之意尤容非不盤治而桃夭華葉之美自具室家相慶之心今則徒使人嘖嘖稱羨以爲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共此穠華之美而已矣其所以能結此穠華之美者豈不以王侯世冑互聯姻締如絲之合而爲緡乎由此觀之美中含刺其爲春秋之世也無疑而何以能附二南後乎章氏俊卿又云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愚謂此時召南亦非其舊乃新遷之召南耳故名雖如故而地有變遷風之淆漓亦因之使二南所收盡關雎麟趾之盛則其盛亦何足貴此詩所咏雖未必卽於淫泆然以視周初全盛時則德意亦漸僾矣編詩微意固有在焉

集釋　襛盛也石經作穠陸氏德明曰唐棣陸氏璣曰唐棣奧李穠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

末句與于嗟麟兮相似而實不同彼通章以麟爲比故末句單點麟兮不然矣此詩發端未歷騶虞末句不得突出爲比故列騶虞所非獸名也

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華或白或赤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郭氏璞曰江東呼夫栘 平王 即平王宜臼 齊侯 卽襄公諸兒春秋莊公十有一年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 緡綸也合緡絲爲之

【叶韻】穠 冬二 雝 同 本韻 叶隔句 華 麻六 車 同 本韻 李 紙四 子 同 本韻

緡 真十一 孫 元十三 通韻

騶虞 獵不盡殺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句 騶虞。章一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章二

右騶虞二章章四句小序謂鵲巢之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胥有心附會文王化行之故集傳更云是卽眞所謂騶虞矣以獸比君倫乎不倫固不待辯而自明也惟歐陽氏以騶爲騶囿虞爲虞官與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及禮射義合是騶虞

非獸名也審矣淮南子與相如封禪等書雖亦有以騶虞名獸者而非詩之所謂騶虞也豝釋獸云牝豕集傳云牡豕均無足辯又謂一歲曰豵亦小豕也夫豕畜於家不生於野何獵之有豐道生引郊特牲迎虎謂其食田豕也以豝豵爲田豕害稼之獸似矣然旣曰害稼則殺之正宜其多何五豝而僅一發乎若一發而中五豝則仁心又安在乎毛氏萇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發歐陽氏因之以爲獸雖五豝矢唯一發以見君心之仁愛及物不忍盡殺之意愚案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曰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似一發之發乃車一發而取獸五非矢一發而中獸五亦非獸雖五豝矢唯一發之說也夫天子農隙蒐狩將以率祭祀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非徒陳

師鞠旅以示威武也故大獸則公之小獸則私之獲者取左耳是一行圍而所射之獸不一類所獲之禽非一種乃可以享祭而奉祀若沾沾以一發五豝爲節恐以博仁愛之譽則有餘而致誠敬之心或不足也田獵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亦不過獵不盡物物不盡殺之意也云爾而豈以是爲名譽哉然則壹發五豝之咏詩固無足信歟曰此正詩人之辭不可以辭害意且舉豝豵爲例而餘獸可知耳至末句不美國君而美虞人亦如鄒氏所云不敢斥君而呼騶虞騶虞之仁卽國君之仁國君之仁卽文王之仁指在虞人而神注國君與文王故曰澤及昆蟲草木而有以見化育之廣爲王道之成也

【集說】茁【集傳】茁生出壯盛之貌　葭【嚴氏粲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葭葦之初生者　蓬【許氏謙曰】蓬蒿

也

[叶韻] 葭 麻六 豝 同本韻 乎 虞七 虞 同本韻 句自為韻姚氏既分于嗟乎為句而又閉之無韻者何哉

蓬 東一 豵 同本韻 虞 姚氏際恒曰集傳以上虞音牙下虞音五紅反一字而音深甚顧氏以悟曰末句與上音迥應不入韻朱傳虞字首章音牙二音五紅反顧氏詩本音云首章以豝虞為韻二章以蓬豵為韻而虞字則合首章集傳不得其解乃以首章之虞叶音牙二章之虞叶五紅反一詩之中而兩變其音及至秦詩權輿之篇則無敢叶矣首章以葭豝與騶韻二章以蓬豵為韻而與字則合前章正與此詩一律畢有善叶者不能以興而叶盤興也故愚以為此古人後章韻前章之法不得此說而發求之上句宜其迷謬而不合矣愚古人用韻甚密有以隔句叶者有一句疊用而自叶者有三章隔句為韻者有後章韻前章者有隔句叶其多不可枚舉一字凡用如行露首章而後騶字是也三章然句為韻騶之此三章是也且與章首三句字應後章應前章則權與與此是第二詩奇本句自叶并定後章顧前章顧氏知之而未盡耳蓋乎字與與與虞皆本韻耳若姚氏直以為無韻者何謂誤耶

以上召南詩凡十有四篇 小序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集傳

因之以爲鵲巢至采蘩言夫人大夫妻也甘棠以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至是而所施者溥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然其中言强暴欲侵陵女子而致訟者有之女子懼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窘迫不能待者有之且女子拒暴不及而曰謂姑徐徐來者亦有之詩僅十四篇而言强暴者三是何强暴之多也以文王之世而强暴徒在梗化也如是謂之熙皞世得乎爲之解者曰女子陰柔易化男子陽剛難馴且商周之際紂之淫風流行民初被化未純故其俗如此殊知周家世德人民服化已深時至文王豈尚有强暴侵陵事乎前賢大儒說詩如此必有所據後生小子何敢妄議但事關風化道係人心者亦不可以不辨夫與其得罪先聖而有誣經之誚無寧獲咎後儒而無附和之嫌孔子教人學詩必首二南以爲不爲周南召南則猶正牆面而立二南所咏不過夫婦昏姻草木鳥獸亦何至不爲之而猶面牆立歟蓋昏姻者夫婦之始而夫婦者倫行之基人於此而未嘗學焉則身且未修也何有於家家且未齊也何有於國與天下是一步不可行非面牆而立之謂乎集傳說多本此其所見未嘗不是然而廢矣況章竄萃合之賦夫學詩者不可不有無邪之心而作詩者未必先存無邪之念卽說詩者亦求如詩之意焉已耳詎可參以已意哉思觀召南十四篇賦昏姻者五許言男女詞以寓君臣義者四供蠶事于公宮思仁政于已

往及美儉德暱行役而頌畋獵者又各一其閒有關乎文王者有無關乎文王者有係乎召伯者亦有無係乎召伯者關乎文王者殷其靁摽有梅小星寫庚是也係乎召伯者甘棠羔羊是也其餘則皆山林野夫閭巷婦女之詞然不必定咏文王亦無非文王之化不必定指召伯罔非召伯之功故可與周南並列爲萬世詩教祖至其音節較之周南稍迫而直無輕颺和緩之致故又爲周南亞也

詩經原始卷之二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字